

在火綫上出入

目 要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犒軍去
前綫歸來
前綫雨晝夜
月夜訪大場戰綫
陣地巡禮
夜過馬頭嶺
由日本回來了

徐 運 胡 蘭 郭 沫 吳 大 田 漢 冰 瑩 長 江 郭 沫 若

大文出版社印行

◎ 分八角一售實 ◎

在火綫上出入

——目次——

卷頭小言·····	編者·一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徐遲·一
犒軍去！·····	胡蘭畦·九
前綫歸來·····	郭沫若·三
前綫兩晝夜·····	吳大琨·三
月夜訪大場戰綫·····	田漢·四
陣地巡禮·····	冰瑩·三
塞漢奸·····	胡蘭畦·五
夜過馬頭鎮·····	長江·六
由日本回來了·····	郭沫若·六

目次

黃海舟中

此未拼得一家共 今往還將遍地衣
四十二年歸一死 鴻毛泰岱早如輕

七月廿七日晨

又為我輩清纓時刻難離此楊綠
方國十年餘歲也登舟之宿見旂旗
飲將新骨埋諸夏哭吐移賊賊此詩
四等之人之齊臨屬同以同德一戎衣

歸國書懷（用魯迅韻）

辛巳年

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最近手蹟

卷頭小言

幾位搖慣筆桿的文人，不會捫槍，也不會開炮說得露骨一點，在角力的時候或用怎樣的姿態，如今，卻在火綫上出入。但是，由着他們的筆尖，把交織成的「風景片」，如實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在這樣的風景片中，使我們躲在後方的人，感到正義的果敢，血汗的爭鬪。

時候，正是爽朗的秋天。——八月中旬，到了晚上，已是月明星稀，銀河如帶了，應該是佳人淑女談情說愛的好節季。而在大地的一角，卻聚集着無數銅筋鐵骨的戰士，戴着鋼盔，揮着刀槍，以堅忍不拔的勇氣，爲自己的民族國家作忠勇的抗爭；眼裏冒着怒焰，心頭按着鬱悶，面對着遠方射來火球似的砲彈，看牠在地面上掘成一個一個的窟窿；軋軋不停的機關槍，像放花砲似的，編織成一片火網；步槍的子彈，不分東西南北，像流星似的，在空中到處飛舞。這樣的景色太奇特了，我們應該把牠留下一點兒記錄。

但是，一幅動人的繪畫，固然必須有超乎尋常的景色和綫條，也全仗手藝高超的能手。

本書選集了七位作家的文章。雖然他們的去處，大都侷促在淞滬一隅，但他們所告訴我們的，卻



是從不同角度看來的景色：有正面，也有側面；有問題，也有解釋。夠我們欣賞，也夠我們仔細吟味。

這七位作家的大名，對於我們也並不是陌生的，所以我也不願意多囁嚅，給他們作不必要的介紹。倒是關於選集方面，我想使讀者在未看以前，先明白我們的編輯目標，不得不說幾句話。

不朽的一夜，犒軍去，前綫歸來，前綫兩晝夜，月下訪大場，陣地巡禮，番漢奸，夜過馬頭鎮，八篇，都是描寫火綫上的各項情況，使我們沒有福氣參加抗爭的人，知道所謂「火綫」者，究竟是怎樣的；而我們忠勇的戰士，他們秉着怎樣的心情，甘願以血肉之軀和無情的砲火搏戰；在這次抗爭中，我們的前方和後方，有些甚麼缺陷，應該如何改正。這是每一個國民應該加以注意的。

末了，我們又附載郭沫若先生的從日本回來了一文。這篇，雖說與火綫上之出入無關，然而他那熱情的心境，悽惻的言辭，爲了國，不惜拋妻離雛，無論如何看來，實在是激動人們心弦的力作。——「此來拼得全家哭，今往還當遍地哀；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素位早安排。」是黃帝的子孫，才會有這般的決心。

我們希望，這本小冊子呈現在各位讀者的面前時，諸君不致當牠是一本普通的小說或遊記讀；我們要嗅出戰士的血腥，也該體味到從正義中栽植出來的鮮花的姍姍。

▼這種風，散了錢也買不到。

▼我回想這一夜，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徐 遲作

他開始告訴我那一夜的經過時，隨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帶，火柴匣，紙煙罐，剪子，眼藥水，墨水，和一杯茶。又隨手的把派戰的前方擺設起來：這是楊子江（白皮帶），這是獅子林（火柴匣），寶山（煙罐），楊行（剪子），劉行（眼藥水），羅店（墨水瓶），月浦（一杯茶）。於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銀幣來，放在桌子的一邊，說，這是大場。

「這一帶戰區裏（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雜物），有許多是軍事上的祕密，我答應過守口如瓶，所以不怕掃你的興，我不能不隱去許多我知道的事實，不告訴你了。」

「現在這一帶戰區（手又指了指桌上的雜物），已經沒有新聞記者能趨前視察的了，所以，現在這一帶戰區裏的情形，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我能够去一次，完全是我的幸運。經過了兩個要人的連環保證，經過我自己的指天誓日，他們爲了某種關係，不能不讓我去。這「某種關係」是前方因需要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防禦工程中最要緊的蔴袋，敵公司裏捐了十萬隻，而公司的棧房，是在戰區中，所以我能夠去了。本來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棧房就不能再深入的，因為到了那兒已經是夜深，他們爲了我的生命的安全，才叫我跟着他們一起跑。於是我在夜的前方遊歷了五個小時。

『把十萬隻蔴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這些汽車的外表是破壞不堪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牠就髒非凡，看看真以爲是些一九二七的老爺車，其實牠們都配着一九三七的最新的機件。

『每一輛車四個士兵，我坐在第一輛汽車夫的旁邊。在我的旁邊，立着的，是一個姓×的團附。×團附保證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我也自信還有一些膽量，便奮勇的跟他們沿滬太路如飛的前去。我們將經過大場，經過劉行，到楊行，把蔴袋卸在楊行之後，再打原路回來。

『我不描寫夜是如何如何的美麗了。因為晚上沒有月亮，我看不見四周的景色，汽車自然不開亮燈，因為怕飛機。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這些秋蟲，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叫得很起勁。

『過了大場，便聽見槍炮聲，接近地平線的遠處，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亮一下。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忽然我和這位×團附之間，起了同情手足的幻異的感情，我們開始了談話：

『×長看見做生意人肯捐出十萬隻蔴袋來，一定很歡喜，停一會，我給你介紹×長好不好？

「車子頗難得很厲害，X團附接着讚美我們公司的麻袋的細而堅固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嗶嘰西裝，這套西裝，我在大場時已借了一套藍衣大掛換去了。秋蟲的聲音繼續的鳴叫，草裏彷彿還有響尾蛇的「嘶——嘶——」的悠長的聲音。

「——口令！」

「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X」經過哨崗時，有手電燈亮了一亮，照見幾個士兵，荷着槍，那種印象，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

「我好奇地問X團附——這就是前方了嗎？團附哈哈笑了說，這自然是前方，不過沒有過劉行。過了劉行，可以聽機關鎗的密集的掃射聲；迫近楊行時，可以看見大炮。過了楊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無人區」了。

「——口令！」

「——X於是汽車又駛過去。可是，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黑影子，這便是疊着砂包的一個戰巷。汽車夫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冷靜的飛駛，現在卻慢了。他在第一輛車，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他們有暗號。砂包的戰巷是疊得彎彎曲曲的，車前的燈亮了，依着彎彎曲曲的路前進。

「媽的！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罵了，『開什麼燈，不怕死嗎？』事實上他們不怕死，怕飛機！」

「團附和汽車夫立刻解釋，不開燈，這彎彎曲曲的路怎麼能走。『那麼！那個兵叫，『快走！快走！』片刻後，車出了砂包巷，又飛駛了，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

「過劉行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而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卻依舊這麼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告訴團附：口渴了。」

「團附突然特別的不豪爽，他扭怩了半天，才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一杯茶來，他說『你別小視這一杯茶。在前線，這一杯子茶比什麼還值錢。你們不知道在前線，一杯水是多麼寶貝。兵士肚子餓了，不怕沒有乾糧吃，可是沒有水，那就是沒有命，而且等於是沒有了一切。譬如肚子餓了，而你沒有水，那麼只好有乾糧也不吃，乾着挨餓。』」

「我把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覺得不能熄滅我的口渴，可是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再要。」

「『蓬！』這是排炮，從月浦一帶射出。拋物線地，一個火球，震動了大地，震動了我們的汽車，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過去了。我的心直沉下去，團附泰然自若的笑了。」

「團附，我說，「我不上前了，我要回去。」

「別怕啊——你瞧！有好玩兒東西可看了。」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一紅一黃，團附解釋這是炮兵的信號彈，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可是炮兵一看，就知道他該怎麼樣放射了。蓬蓬！火球，震動了大地，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這不是修辭學或文章病，這是事實，）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飛快地過去。機關槍聲密極了。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卻還是這樣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又安下心來，團附高興的說：「你膽子大，有種！一忽兒，我給你介紹×長，×長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雙土好麻袋，又膽子這麼大，一定喜歡。」片刻，他忽然高興地說：「你要看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

「我自然要，「可是，」我說，「在那裏可以看到呢？」

「回答說，「就在我們車的兩旁！」

「我嚇了一跳，這麼神祕的事情！真在我車的兩旁嗎？我望了一望，望不見。×團附說：「可以讓你看看不過會挨罵的。好這是難得的機會，也讓你見識見識。車夫，開燈。」車夫奉命開了燈。

在火線上出入

「燦爛的燈光裏，兩旁都是兵，默默的，堅忍的負槍荷彈，一些聲音也沒有地在前進

「我想起了古人所謂『柳枝疾走』的景像。約摸兩分鐘的樣子，有一個營長罵了：『操的，什麼時候！開燈！』果然，挨罵了，燈立刻滅了，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

「慚愧，我又口渴得忍不下去了。挨了半天，我告訴了團附。團附乾脆的回答：『忍着到柳行再給你水喝。』我已默然忍下來了，可是團附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後方給×長送了兩大箱金山桔子，比我拳頭還大的鮮桔子，我去偷一隻給你。』

「吃了桔子，團附又來讚美我：『好傢伙，你膽子大。』

「我說：『沒有什麼啊，大砲在頭頂飛，機關槍老遠的，沒有流彈，怕什麼？』

「『誰說沒有流彈？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就在我們車前車後。』

「啊，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立刻，我膽子寒了。嘴裏流出清水來了，我告訴團附我不行了。可是楊行到了。

「×長在午夜三時半，正伏几安息；想一想這幅畫！×長因為勞了大半夜，現在正在桌上靠一靠，」他們說。

「如果是冬天，那些將軍『靠一靠』醒來，挺一挺胸，甲上的冰柱迷落鏘然有聲——像古代的行軍紀上描寫的——這些抗戰的英雄啊！一幅何等英勇的畫

「團附進去的時候，我和一個士兵談天，有一句話，聽得我懷然。他說：『鬼子（他們稱××兵鬼子）的槍打二千米，我們的槍打一千五百米，那怕什麼，我們跑上五百米再打啊！』這就是我從前方走了一趟，帶回來的關於士氣的一句話。

「我沒有和×長見面，就回來了。歸途上，團附答應送我兩枚日本霰彈，我答應他用紅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將來戰後可供作不朽的紀念品。

「過了大場，快天亮了。最精采的事在這裏，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軍隊裏，連幾個汽車夫都訓練得這麼好。

「遠處的灌木叢中，突然一條紅線，沖天而起。這好像過舊歷年時，小孩子放的蘭花條。

「團附告訴我：這是漢奸的信號。車立刻徐徐緩起來。

「差不多立刻的，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中，撲撲兩個照明彈，大地倏然亮了起來。

「車夫做了一個暗號，傳到後面，於是迅疾的，車急轉四十五度，斜刺裏往路旁的一排大樹中插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過去，停了。我們立刻下車，啊，如果有福氣看到十輛汽車，整齊地，用同樣的急轉四十五度，而且同時的，往樹的行列中插入，同時停住。那麼迅速！那麼敏捷！真像電影一樣！便是那時我望到這十輛車，停得這樣整齊，距離這樣精確，而且剛好把十輛車都蔽掩在樹葉底下，已經使我驚叫了。

「每輛車點過人數，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稻已經結了穗。團附牽着我的手，奔入田裏，撲下，立刻泥土的熱悉的氣息浮入鼻孔。

「遠處有炸彈的爆炸聲，飛機在天頂盤旋。

「車再駛動時，天已味爽了。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開回上海。

「這就是我遊歷這一帶戰區（手指了指桌上的雜物）的一夜經過。這是不朽的一夜，團附也一付笑臉說：「這種風景，出了錢也買不到，你真有膽子。」我回想這一夜，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我很抱歉，有許多事牽涉軍事秘密，只好不告訴你了。」

▼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可愛極了，在砲火中還兢兢地做生產工作。

▼在幾個沙堆的地方，出現了一隊女兵，他們都穿著一色的軍服。

犒軍去

胡蘭畦作

一

同鄉會的戰地服務團團長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商量我到慰勞會要些食品，和同鄉會的救護隊上前線。來和我接頭的是任崇高老先生。這個人真是熱心，跑得滿頭大汗，汗水一顆一顆地從額角上滴下來，他那斑白的頭髮上，都冒出白露一樣的水珠。我急忙讓他進屋來，但是屋內堆積着山一樣的慰勞袋等等東西，不要說坐，連立的地方都沒有。我斟了一杯茶給他，我們就站在門邊談話。他說：「前天東洋飛機又炸燬了我們的野戰廚房，戰壕內的將士們，又得不到吃的，慰勞品這些東西也送不上去。同鄉會的救護團員，把他們帶來自己吃的糧食，都送給兵士了，如果你們這邊想得到辦法，派人和我們一道送些東西給兵士吃最好。」

本來火頭兵的炊煙和送伙食的車子，都會成為敵人的攻擊我們的目標，所以在敵人猛烈轟炸之下，我們的伙食隊伍，往往會和戰壕的弟兄失掉聯絡，要是野戰廚房被炸了就更糟糕。因此我常常會聽著人說：「戰壕的弟兄，真可憐啊，幾天都沒有吃的！」其實這件事情並不奇怪，我是一個上過前線的女兵，像這樣一兩天不得飯吃的時候，並算不得一回什麼事。萬一在戰事激烈的時候，除了和敵人拚生死以外，誰還有時候來吃飯？有個從吳淞戰線上帶傷下來的排長對我說：「吃飯的事，在和敵人肉搏的兵士看來，真像有閒階級的事情一樣。」話雖如此，但是食品還是重要的東西。因此我就答應任老先生說：「可以的。我們可以派人同你們去，我自己也可以同你們去。」他聽着我答應他的時候，他高興極了，接連地說：「只要受指揮，不要亂跑，其實沒有什麼事，飛機來了，鎮靜地撲在地下，就沒有事了。」

「這個當然，什麼時候來呢？」

「今天我們的最後一次救傷車，已經來不及了頂好明天的第二次車。」

「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並且約好動身時的聯絡。我把這事告訴了何主席，在黎秘書手上拿了買食物的錢，又商得慰勞組組長Y先生的同意，使我非常滿意的，是她自告奮勇願和我一道上前

線去工作。晚上回家來定製了大餅，準備了些救急藥，又給唐先生、同鄉會及Y先生分頭打了電話。現在就等明天的出發了。

二

早晨，任老先生在電話上告訴我說，今天的戰事很激烈，只能去一個人。我心裏雖然有點躊躇，無論如何，不好說我一人去，叫黃先生不去的話。我想，不管到那時再說。東西準備好了，我到慰勞會去，恰巧Y先生也來了，我也不告訴她說只能去一個人的話，但是她反而告訴我說，郭沫若先生又告奮勇要去。我說：「爲什麼呢？」她說：「郭先生說他也是同鄉的一份子，他要去參加。」這件事使我又高興，又爲難；高興的是我們的郭先生要和我們去做戰壕內的工作，爲難的是同鄉會的任先生已經通知我只能去一個人。想去想來，還是打個電話和任先生商量，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還算好，他答應我到同鄉會去當面商量，於是我把預備好的大餅、餅乾、救傷救急的物品等等，通通運到車上我又叫車子灣到郭先生的寓所，我去約着他 and 我們一齊到同鄉會來，那兒正圍着一堆剛從羅店回來的救護隊。今天的情形真是很危險，他們中間有三個人，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着了，算搶救得快，不然

真有性命之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有四個帶了傷。他們說：「飛機轟炸得太厲害了，只要有一點可疑的目的，他放下幾個炸彈。有時他簡直飛得很低，有時飛到比屋簷高出不多一點，他就不放炸彈，而用機關槍掃射，救護車所怕的還是飛機上的機關槍，而不是炸彈……」

但是另外一個人，他說：「其實，只要自己沉着，什麼也不要緊。」

「我看郭先生和兩位女同志，最好還是不要去。」有一個早上回來的人說。

「胡先生可以去，她受過軍訓的。」任老先生這樣說。

「你們兩個都不要去吧！」郭先生帶着商量的口吻，向着我和Y說。他的心中，已經在爲我們着急了。

「不要緊，不要緊。」Y說。

「郭先生！你不要去，你的耳朵聽不清楚，會妨害我們的行動。」我想萬一有危險的話，我們是不能損失我們文化界的這一個偉人，所以我這樣對他說：「而且你的白襯衣，很招眼，最易惹人注目。」

「你們要去，我就要去；你們不去，我不去。」他說：「衣服可以向他們借一套。」

「我說，你們還是不要去，至少今天不要去，因爲今天戰火激烈得很，過一天去好了。」一個不相

識的青年這樣說，「我昨天去來，還沒有今天凶。我覺得犯這樣的危險沒有多大的意義，後方的事情也更要緊。」

他們的話很對，但是我沒有答覆他，因為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到前方。我不能因為今天砲火厲害，我就說後方工作要緊，改天再去。我想Y先生也一定同意我的，所以我就不說叫她回去，但是對於郭先生，我實在不願他去。這時我是有些悔了，我悔我不該去約他，於是我又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說：「借人家的衣服不好，人家自己也要穿，二則你的耳朵不好，一定會牽制我們的行動。莫要去吧！」

「你看，我已經借好了。」他指着一個青年拿的一套救護人穿的童子軍裝給我。我想，「也許總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們的精神，就是鋼甲，我們的謹慎，就是我們避砲彈的戰壕：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我看着郭先生那個誠摯得像小孩一樣的臉上，我自己也笑了。我說：「好，去吧，大家都去，不要再說了！」

Y的鞋子，又成了問題了，前頭的漏花處泥沙會跑進去，後面的高跟又妨礙開跑步——於是我們跑到鞋店內去買了膠底的跑鞋。要到泥路中去跑，我對於我的黃皮鞋也有點捨不得了，率性我也買了一雙跑鞋。不但買了跑鞋，而且還買了避風鏡；Y把眼睛上的克羅克鏡子取下來，帶上避風鏡的

時候，覺得很不便利，我好像很聰明的一樣，告訴她叫她把避風鏡重在眼鏡上帶起來，她一試，愜意極了。我們快樂地跑出了商店，回到同鄉會的時候，大家正準備出發，我們就跳上了卡車。這時郭沫若先生已經裝扮成一個十足的童子軍人了。

車開到何主席那兒停了一下，我們三人進去告訴她說，我們出發了。她一面是喜歡，一面又擔心，因為今天的戰爭很緊。她臉上的表情，也嚴重起來，她連連地說：「小心些啊！小心些啊！」臨走時，她急不擇手的拿了一小包陳皮梅給郭沫若先生。

三

我們把暗號約好，萬一有飛機，救護員就敲敲車板，叫兩聲停。車已經開到華界了。田野靜靜地，被太陽的餘威迫脅着。幾人們還是照常地在田內做工。除了一種異樣的冷靜以外，我們覺不到那是時刻受飛機轟炸的地方。

討厭的飛機又在天空中繞圈子。我們坐在車夫旁邊的地位，不大看得見天空，但是後面的人在敲木板，而且叫着：「停！停！」

面。我們的車在兩株樹木下面停止了，站在卡車旁邊觀風的兩個救護隊員，已經隱避在竹籬的下面。

等到飛機飛過了，我們的車又向前行。沒有走到多遠，飛機又來了，而且飛得很低，我們的車只好又停下來沿路這樣停頓着，似乎已成了習慣。我們好像並沒有什麼事一樣。楊樹浦的火焰，還燃得很高，天空還噴出濃密的煙霧，把天的一角，已薰成了一種特別的色彩——紅、黑、灰的混合——然而天的另一個角落，卻又現出異常美麗的彩雲，血一樣的紅日，已經直往西方的邊際沉落。田野內放出來清爽的氣息，我們好像是在太平世界之中一樣，有時，我們還可以看見農夫與農婦們在田中工作，這兒已經是戰爭區域。步哨兵安排得很密，防禦工事做得非常之好，比較起前十年我們在武漢時的事，真是有天上地下之別了。我看見這些步哨的兵士，我的心中就起了敬慕的感情。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一種樸實厚重的氣質，這不是一般所謂的聰明的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而在我們的民族戰爭中，正需要這樣品質的人物，這樣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車越開越遠了，無邊的彩雲，雖然還是美麗地在天邊貼着，而夕陽已是保不住她那瞬的餘暉了。

天已經近黑了，我們的車又經過幾處彎曲形式的防禦工事；沿途上，我們看見有些士兵挑很多的槍枝從對面過來，我想：「這是什麼事呀？」好像是殘兵，我有些着急了。車又再向前進，沿途都有兵士叫我們停下來搭幾個人，我們沒有聽他們的話，還是往前開。道路越來越難走，打破了的車子，被燒燬的飛機，通通都呈現我們的眼前。在這黃昏時候，漸次地顯得荒涼。車開到一個三岔路口的時候，這兒更是破碎不堪，燒去了的房屋架子，打壞了的鋼壳車，使得我們的卡車更是難於前進，我想：「糟糕，這一定是吃了敗仗！」大家都沉靜地不說話了。卡車碰碰地把我們拋得很高，好像被炸彈轟起來的一樣。沙袋堆的前面站着幾個兵，有一個很奮勇地擋着我們車的進路，他說：「後面還有車子沒有？你們要開到什麼地方？」他那迫不及待的樣子，我們知道他是有些事情。這時，郭先生和救護隊的隊長已經跳下車子，跑去和他直接談話。

「我們到××去。」救護隊長說。

「不，那面已經有車去，而且那面的傷兵不多。」他很誠懇地說：「××有二百多傷兵，到現在還沒有車去過，請你們快開去！」

「好，我們的來意就是救傷。無論那裏都可以，都是一樣。」於是郭先生及救護隊長都上了車子，

我們就照着他所說的目標前進。好像是爲了安慰他一樣，我們的救護隊長給他說：後面還有車子開來。而他也帶着快樂的回聲對我們說：「好，我會關照他們。」

似乎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異樣了，沒有笑聲，也沒有人說話，只有我們的卡車發出巨大的轟吵。

正在這個時候，車板上又敲了幾下，救護隊員又連連地叫：「停着，停着！」我們抬頭向天空中仰望，四架飛機，好像老鷹抓鷄的一樣，在天空撲去撲來。我想，這回會要弄出一點事情來！大家都緊張而沉靜地釘着那幾隻討厭的東西。田野中的女人，她們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仍然彎着腰在土裏揀菜，男人們還是忙忙地在灌糞水。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可愛極了，在炮火中，還積極地做生產工作。我願意和他們一道去，如果把我的血肉，能夠灌溉出食品來，供給這一般在艱難中奮鬥的人們，以增長他們的力的話，我願意捐軀來供給他們。

雖然路途中隨時隨地都有被炸燬了的大坑，雖然沿路上隨地都有戰壕，都有防禦工事，都有步哨，都有被燒了的房屋，都有打斷了的樹木，我的感情上一點不覺得我是已經在戰區以內，更沒有恐怖的心情，對Y和郭先生說：「我不覺得這是戰區。如果沒有飛機的襲擊，就不會有一點緊張的情緒，還和平時一樣。」

四

車到××的時候，我們聽着了轟隆隆的砲聲，我們看見很多傷兵都睡在地下，於是我們停了車跑到地上來。這時，好多傷兵都站起身來，好像蜂子一樣，一齊擁到卡車來。郭先生還沒有跳下卡車，而那些輕傷的士兵已經擠到車上了。這時的秩序真壞，輕傷的都能自動地上車，重傷的反而沒有辦法。我雖然急得直叫，但他們並不聽話。

傷兵們都是經過第一次救護的，都紮有綑帶，雖然是輕傷，也通打得血跡模糊的了，有的打去了三根指頭，有的炸斷下一支手，有的臉上打了一個洞，身上還有傷，有的從胸口打穿到背上，真是不忍心細看。

「給我一點止痛藥呀！」幾個血跡模糊的人把我圍着了。我急忙打開救急藥包，找出止痛藥給他們。有一個人用手指打掉了，而臉上也中了彈，頭上綑帶紮得張不開口。我拿止痛藥給他的時候，我不敢喂到他的口內去，我怕弄痛了他的創口，倒是他自己還很勇敢地用一支手把藥送到口內。在這樣急難中的人，是很容易相信人的，就是給他一撮香灰，他也相信你是能夠救他，只要你是真心對他。

關切。

「有止血藥沒有？給我一點，我的血管打斷了呀。」一個渾身是血的兵士擠到我的面前來了。我不知道他打着什麼地方，血水把他的衣衫褲子都濕了一大塊，我給了他止血藥。這時，我已經打開了很多救傷包，只是把止痛止血的藥給了人家，剩下來棉花紗布通通都堆在我的手臂上，而我的兩手完全不能做事了。我急忙地又回到卡車的司機處，把這些東西放下，真是忙得不亦樂乎轉身出來時，又被傷兵包圍了，他們要頭痛藥，要傷風藥，我又把帶來的多寶油每人分散一份。傷兵們都還沒有吃過東西，我們把本來帶到戰壕去的大餅也分給他們吃了。那個管理的人，連聲稱謝我們，他說他們正是餓得不開交的時候。我看見衆人都在吃，那兩個口上帶傷的人不能吃的時候，我心中很不安。

傷兵都是第X師的，是由漢中開來的隊伍，他們已經打了十幾天的仗，今天把敵人衝退了幾里路。重傷的還在戰壕內，他們是在第一次施救之後，得許可退下來的。戰爭是很有進展，日本人死傷的很多，我們的士兵已經又衝上前去幾里路了。

車回來時，天完全黑了，司機的非常吃力地在那挖了很多戰壕的路上開駛。因為避免飛機的投彈，我們的車又不能開燈，而卡車上加了卅七個傷兵，又比來的時候更沉重了。我和法若Y三人擠坐

到司機人的旁邊，爲了不妨礙司機人的便利，Y就坐在我的腿上，她的職務，就是從車頭的玻璃口上看出路，而且不斷地要給司機人報說：「左」「右」「左」「快」「停」一個愛說話的人，担負起這樣的工作，想來是很愜意的。救護員還是站在車頭上，有時他們拿手筒照着前面，也一樣地喊報：「左」「右」「左」「右」回來的心情，反比去時緊張得多，萬一不慎，把車開到戰壕內去，或者陷到馬路上被炸燬了的大坑中，都是非常危險的，而且現在還多了卅七個傷兵的責任。

疎星在天上閃着光芒，卡車的巨響壓盡了一切的聲息，有時我們看見天空中有顆明星，牠漸漸地長大放藍色的光芒，而漸次地又變成紅色的火球，末了竟成一股青煙沉落下來，真像在法國公園石的煙火一樣，但是沒有那種煙火美麗，據說那就是漢奸放的信號。

飛機還是隨時都在照料我們，所以我們隨時也要停下來躲避牠。這次在前進的時候，幾乎出了大亂子：對面來了一個龐大的黑東西，一直衝到快和我們的車相撞了，巡風的才看是一架汽車。大家都叫出來了：「向右呀！算好，司機的手快，像騰空一樣，才把我們拋到右邊去，這次真夠危險，而且兩個車互撞下的犧牲，似乎是有些不值得。脫離了這一危險之後，心內好輕鬆一點，然而這沉重的卡車在那不平的道路上摸索着行駛，實在是件辛苦的事情。

車開得很緩，已經開了一個鐘點的光景，我們似乎也未走多遠。在一個沙堆處，我們遇着紅十字會的兩部卡車，這時我心中又快活一點，我知道那些重傷的已有車裝運了。在這次長途的運輸上，我感覺到我們應該有救護站，一段段地運輸，不應該讓每個車子開駛如此長的路途，萬一遇着什麼危險的時候，一點補救的方法都沒有，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

在幾個沙堆的地方，出來了一隊女兵，他們都穿着一色的軍服，沒有揹槍，軍帽上有紅色的十字，在手電光的照耀下，我看見她們活潑潑的笑臉。他們正向前線開去。我叫Y和郭先生看她們。郭先生說：「還是你們這些女將們勇敢。」

把傷兵交好醫院之後，我幫着看護們給傷兵洗去血污。傷兵，他們是生活在泥土和鮮血裏，我給他們洗滌的時候，腥臭的氣味，衝得我非常難受，然而他們真是偉大的。

我洗了三個重傷的傷兵，有一個是把手臂上的靜脈管打斷了，他說：「快給我一點止血藥啊，我還沒有用過。」我看見他的脈有一個夾子夾着。立刻，我拖了一個醫生照料他。醫生立刻叫把他送刀房開刀。

我們商量卡車司機人再開我們去一次，而他實在支持不起了，因為他已經開過兩個來回，他說

「我的眼睛都是昏的，看不見了，請讓我睡兩個鐘點再去。」這時，Y已坐了自備汽車去了。我們坐卡車回來的時候，馬路上的燈光照耀得像過新年的一樣。我們的車乘着風直向前進。今天做了一件實際的工作，心境坦朗極了，快樂極了！晚風吹在我的臉上，好像是慈母給我的撫慰一樣；郭先生站在車頭上，想來也有同感的啊。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屢敗屢戰」

▼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前線歸來

郭沫若作

一

從楊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半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南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熱，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熱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的素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卻囉哩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他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相當萎頓了下來。

回楊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

去和他見一見，但又不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得下。但這樣的顧慮卻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大腦皮質上的某一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二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轉輾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日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蟲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濶的時候，然而夜景卻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往來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驟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

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慚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鐵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熬着的身體，爲興奮，慚惡，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筋勵，鞭撻，鼓舞，卻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牠脫離了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潑奸。

三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

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為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滬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鐵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裁，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人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曾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襦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卻還沒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生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倒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

嫌豬」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卻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碰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唆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有讓她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野裏走去。

四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候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喜歡喫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達，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喫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的。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馮××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喫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哩了幾天的肚子裏攪，讓我成爲一顆炸聲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問到譚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裏，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喫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卸去。

我感謝著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興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翻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鑿砌成的，但從那磚頭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尚未蓓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冲；

庭草搖風綠，擗花映日紅。

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

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回來了，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六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按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只有飛機大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畏懼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畫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他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與×××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他交了×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回南京去了。

他又說，前線戰事很順利，為指揮之便，當晚已決定全部往前移動。移動的地點，他雖然向我說明，不用說，在這兒是不好寫出的。

××陪着我們喫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上海。

▼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士，一步步的上前線去了。

▼日光照在破瓦斷牆上，更顯得四週景色的淒厲。

前線兩晝夜

吳大琨作

—

淞滬的抗戰一爆發我就有着到前方去視察一下的希望，可是老沒有機會。後來，聽說是爲了防漢奸，戰區裏竟連新聞記者都不准去了，我更覺得到前方去，恐怕是完全沒有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的早晨，我正在×傷兵醫院裏工作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團××營的李營副，特地跑來看我。

「吳同志，我明天就要上前線去了。」他用一雙告別的眼看着我。

「你不是左手的傷，還沒有完全好麼？」我禁不住這樣問。

「是的，可是昨天我們師部裏已經有人來過，他說前方缺乏中級幹部，同時戰事又非常激烈，所以我想，我還是應當趕快上去。反正，我的傷，也已經好了差不多有七八分了。」

聽了他的話，以及看了他的那種爲國家効命，雖死不惜的精神，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

我跟這位李營副，雖然相識不久，可是因爲他近兩星期來，常到我們傷兵俱樂部裏來玩，所以大家已經非常熟識。

「那麼，我們又要分別了——我恨我自己不能跟隨了您們一起上前線去。咱們軍人服務的工作，倘能與前方也取得了聯繫，那今後幹起事情來，就要方便了。」我說。

「您要去？那容易得很！」他忽然看着我，很快地這樣說，「您要去？」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

「當然要去！」

「那您明天跟我一起走好了！」他很乾脆地說：「我跟你介紹我們的師長。我們的師長一定會很歡喜看見您這樣的青年去的。」

於是我們就談下去了。

我很興奮。我從醫院回來後，就去與我們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部的負責人劉良模君商議，他也很贊同我去。

「好吧，您要去，您就爽性代我們軍人服務部向前方的將士致敬一下，並且實地去看一下考察，

到底前方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想法。」

「好！」我一面答應着，一面心裏真是快活，*very glad*。

於是我就去開始準備我的行裝了。

二

第二天，天一晚，我們就出發到車站去。我帶了很多新出版的抗戰畫報，以及抵抗等等的刊物。因為聽說在前方完全看不到報紙和雜誌，所有的兵士們，他們差不多都是很迫切地需要知道一點戰事的消息。

可是當天，我們並沒有走成，因為日本飛機，在當天曾把離蘇州不遠的鐵軌炸毀了，因此沒有車。於是我們就只能停着。一直到第三天的午夜，營副到××處去交涉了，才來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從××帶上了前線。

在這輛汽車裏，除了我一人是穿了西裝的普通人之外，餘都是開向前線作戰的勇士，因此，當汽車不斷地在公路上顛簸震盪飛跑着的時候，我忍不住偷偷地去看那一個個挨近着我的弟兄的臉。

「這些都是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士，現在是在一步進一步地向前線去了啊！」我心裏在想。可是這些弟兄們自己卻好像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車經過××，××，××，然後到達了××

人一下車，車外的夜氣，向人身直撲上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整個的一個××車站，現在已經差不多被炸成一片瓦礫堆了。月光照在那些破瓦斷牆上，更顯得四週景色的淒厲。

那時，已經是深夜，車站的兩旁有人搭了些草棚，在出售零碎東西，也有許多弟兄們在草棚裏圍坐了烤火。四週黑影憧憧地，有好多人不斷地在公路上來往着。

我先用目光默默地把我們的同車者送走了，然後再跟了李營副也默默地在目光下，踏着瓦礫堆，沿公路向前走。

「隆隆！」砲聲這時突然響亮起來了。

李營副回過頭來，對我看看，我不作聲。

我們在向着砲火的最響亮處走去。

在前方黑夜間的公路，是頂熱鬧的。有陸續開向前方去的軍隊，騾馬，軍火，也有正從前方開下來的汽車，人馬；更多的是在前方已經掛了彩，這時要乘黑夜走向後方傷兵醫院去的弟兄們。

我這時才發現，我好像是完全置身在另一世界裏了：前面是不斷的槍聲，砲聲，四週是來往不斷緊張地走着的士兵，軍隊。

「唉！同志們，做做好事啊！」

一聲淒慘的呼聲，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時，原來是一個已經被打斷了腿的弟兄正在地上用手爬着，要走向後方去。泥、血塗滿了他的一身。他顯然是在向四週過往的人乞憐。

「怎麼？」我不禁驚呆了。

「在這裏前方，就是太缺少了担架夫。弟兄們受了傷，有些師部裏，自己有担架連的，還好，倘沒有，的話，那就簡直只好自己走向後方去。打壞了手的還可以，倘是打壞腿的，像這樣，那就太慘了。」李營副跟我解釋着，我的心裏感到一陣痛。

四

走了二十多里崎嶇不平的泥路荒地，又不知問了多少次訊，這樣，我們才到達了××師的師部。哨兵進去傳訊，過了好久才出來。

「師長到最前線督戰去了，恐怕要明天才回來。請您們先到參謀處去坐一會吧！」於是我們就被領到了參謀處去。

黑黑的房子，顯然裏面的人已經都睡了。可是進去一看時，才知道並不然。

參謀長，人是已經躺在床上，可是正忙着打電話。

「怎麼？敵人又用毒瓦斯了麼？是嘔吐性的好？」

我憑藉着參謀長床前的一枝燭光，可以隱約地看見參謀長當時緊張的臉。

電話打完，參謀長的目光才放到我們兩人的身上來。李營副上去致敬禮，又跟我介紹了。

「啊，難得，難得！你們後方的民衆竟這樣熱心，勇敢，請坐。」參謀長這樣對我說着，又把目光放到李營副的身上去。

「怎麼？您的傷已經完全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我在醫院裏聽得師部的人來說，前方缺少中級幹部，所以我就上來了。」

「好！參謀長正想說下去，電話又來了，就打斷了話頭。」

我利用這機會，就向四週看了一眼，這是一間很破爛的舊房子，仔細嗅時，還可以嗅到地上霉爛的氣息。

「前方這幾天正緊張，敵人的中央突破計劃，因為不成功，又在用毒瓦斯了，我們傷亡了很不少。你們那一團，」參謀長說到這裏時對李營副看了看，「已經差不多完了！不過敵人的犧牲，恐怕比我們還重。」

「差不多完了！」這五個字，在我的腦海裏震了一震。看李營副時，他還是那麼很恭敬地站着。不過，我從他的目光中，我知道他這時心理的狀態。

又過了一會，李營副就向參謀長說明他還得回團部去。

「這位先生也跑去麼？」參謀長問。

「是的，」我說。於是我們就向他告別了出來。

五

從師部參謀處出來，表上的時針正指着午夜四時。我的心比先前更緊張了起來，因為我知道，現在真在走向最前線了！

經過一條小河浜。

我們道路的四週，都是稻田與棉花田。稻田裏的稻子已經都熟了，結着滿滿的穗子。

在月光下照着這許多景色，倘不是頭頂上有呼呼的砲彈聲，與四週「閣閣閣」的機關槍聲，是決計不會想到我們是在前方的。後來，我們就到了團部。哨兵進去傳訊。手續跟在師部裏時一樣。

見了團長，我因為剛才在師部已經聽到敵人用毒瓦斯以及該團傷亡頗重的消息，所以就急着問團長詳細的戰況。

「啊！說起來真令人又傷心，又興奮！」那團長說，「我們一團人是大前天來接防的。當時共有弟兄一千三百餘名。打了四晝夜，因為敵人不斷的用飛機大砲猛攻，傷亡得很厲害，已經只剩八九十人；而且武器也都不行了。昨天一天，弟兄們在壕溝裏，就已經差不多完全只靠擲手榴彈將衝過來的

敵人擊斃。八九十人，一天共用了兩千多手榴彈。敵人因為攻不過，所以最後就終於改用毒瓦斯，我們不及防備，這僅存的八九十人，也就因此犧牲了。可是，「團長換了一口氣說，「我們的陣地始終沒有動，而且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當敵人又衝過來的時候，我們有四位僅存的弟兄，還依舊不退，用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炸倒，自己又衝出壕溝去，將敵人的輕機關槍四架奪了過來。再就將這四架槍，倒過來打敵人……」

「啊」我這聽的人，不覺為這壯烈而又英勇的故事所震動了。

「我們這一次的弟兄可真太好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勇往直前的，和敵人死拚。想想這許多好弟兄都已經犧牲去，真有些傷心。」那團長說到這裏時，臉上表現出很痛苦的樣子。

他已經四晝夜沒有睡。因為親到壕溝裏去指揮，那時敵人所散放的毒瓦斯還沒有完全散中了一些極輕微的毒，有些在感到頭痛。

因為時間的過遲，那天我就與李營副一起在團部的稻草堆上過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團長因為知道我歡喜到陣地上去看看，就命一位團副陪了我，一起上陣地去。

我們先走進了交通壕，然後就逐步地走近火線了。

在壕溝裏伏着的弟兄們，都禁不住用驚異的眼光向我看看，他們想不到有這樣一個後方來的人，真會跑進火線。

我將帶去的抗戰畫報等散發給他們。他們就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看將起來。顯然地，他們對這些畫報都感到了很大的興趣。

「您看，您看，這是我們將他們打下來的飛機，」一個士兵指了一張圖給另外一個士兵看。那個士兵感到了滿足。

是的，在前方，差不多大家頂恨的就是敵人的飛機。牠們晚上不出來，只要天一亮就嗡嗡地到我們的陣地頂上來亂飛亂轟，要飛一整天。

「您看，這是敵人的緊留氣球。」

團副用了一架望遠鏡，讓我看。我向敵人陣地看去時，果然看到一個氣球，在敵人陣地上浮着。

「在這氣球上面，有着敵人的瞭望台。他們的望遠鏡很好，差不多我們陣地上的一動一靜，他們

白天都可以看出來。看出來後，他們就指揮大砲飛機來轟炸。」

「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的氣球打下來嗎？」我說。

「有，當然有！就可惜我們的空軍倒底還是太少了。」

這時，突然有一顆大砲彈自敵人方面打將過來，震得整個的戰壕都動盪起來。沙包裏的沙掉下來了，人也禁不住向四週搖擺。

「好厲害！」我說。

「作戰激烈時，前方的戰壕一天到晚都是這樣的，所以睡在戰壕裏，就像睡在鋼絲床上一樣。」

「睡在鋼絲床上！」我不禁爲這個好臂喻笑了。

我仔細觀察我們陣地裏的壕溝。工事可說是都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有的地方已經都積了水，弟兄們簡直有的就站在泥淤裏，水浸到他的半腿。

「如果下雨，怎樣？」我問團副。

「下雨還不是直淋？我們弟兄們都沒有雨衣。倘後方能給我們捐些雨布來，那倒是非常好的。因爲我們既可以包東西，又可以遮身。」

「是，」我答應着。

這時，離我們不遠的壕溝裏，槍聲忽然緊張起來了。我們可以嗅到很濃烈的火藥氣。

「我們回去吧！」團副說着，就半強迫地將我又帶回了團部。

七

整整的一天，我都是在團部裏過的。

我跟那些弟兄們，亂七八糟地講着，到晚上飛機不時的來轟炸，耳邊的嗡嗡聲與炸彈爆發聲，就不會停過。團長因為我是遠客，就特地叫勤務兵燒了幾樣菜，請我喝酒。

「這裏，白天就簡直不能煮飯。敵人一看見那裏有炊煙起，飛機就又來炸了。」

團長對我解釋着。我那時已有一天多沒有吃過東西了，所以雖然勤務兵拿上來的饅頭與餅，是那麼又黑又粗，我吃的時候，還是只覺得牠的甜美。

「這是前線的生活！」我心想着。

那天晚上，吃過飯，我覺得我應當走了，就告別了團長，團長還是命團副將我一直送到了師部。

到師部時，這次師長已經回來了，所以就很容易地見到了師長。

「昨天我到前線去督戰去了，沒有見到吳先生，抱歉得很吳先生這一次真是辛苦了。」

×師長說著。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談話。

我將我這次的來意向×師長說明後，×師長又接着說：「啊，慰問是不敢當的，抗戰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算不得什麼。我們前方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倒是你先生帶來的那種畫報，弟兄們確是很歡迎。以後，有便，請不時帶些來。東西，只要交到我們師部在後方的留守處就行了。」

×師長講話時的態度是很和藹的，而且兩目炯炯有神，堅決地表示了他這次作戰一定勝利的信心。

「至於這裏的作戰情形，有許多地方，現在還不便說。可以告訴先生的，就是敵人所依仗的，就只有砲火厲害一些，可是我們並不怕他。最近這幾天，我們正打算反攻，看上去，敵人是支持不住的。至於我們這裏的弟兄，作戰的勇敢，那更是不用說的了，先生想來一定已經聽到我們有一團裏四位弟兄犧牲到最後，還守住自己的陣線，將敵人的機關槍奪過來的事情吧？」

我點了點頭。

「敵人的士兵就不行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真是願意作戰的。不過，看上去，好像敵人的督戰也頗嚴厲。所以有時候，敵人衝上來，給我們打退了，也總不敢十二分退遠，恐怕退下去也得打死的。」

爲了怕耽誤×師長的功夫，所以不久，我也就向×師長告別。×師長很熱誠地將我送出師部，然後他又回前線去督戰去了。

在歸途上，有兩個勤務兵送我。時候又已經是深夜，我一邊踏着自己的影子向來時的路上走去，邊心裏不禁發生了很大的感慨。

這次淞滬作戰，士兵將士們確是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的責任了，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是那末地困苦：防毒面具不全，雨衣沒有，火器又不夠。可是我們民衆方面呢？前線担架夫的這樣缺少，要使受了重傷的傷兵們，還不得不忍着痛，在地上爬回去，那未免太講不過去了。

我在打算着回去後，怎麼使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格外加緊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鬥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抗戰救亡，並不是兒戲的，這是嚴肅的死活爭鬥。

月夜訪大場戰線

田漢作

——戰七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一帶紅光燭碧空，驅車直過大場東。戰聲如吼槍如沸，全線今宵又總攻。

謝家才剛絕縱，壓回槍林鏖杖行。應爲江南添壯氣，潮南漸到女兒兵。（冰瑩談前線生活甚興奮。）

寸土安能委虎狼，拚。血肉作鋼精；月明候冷騎夜走，無畏森嚴壓戰場。（路途見無數援兵腳疾疾過。）

因爲大場之線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線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綫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綫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選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日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礫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

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疲癯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車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士戰士銀色的鎗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車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炮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竟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鼓，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

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綫士兵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曲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綫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綫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簷灰是那樣的落着，但是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林，不動如山。』我們問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綫反攻了。』

×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并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開北各綫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關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關志，則天險也不能』

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放棄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強有力的警告，他以為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鬪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為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為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為要送先啓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校舍，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并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抬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整千整萬絡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勇沉毅的姿態，使我們忍不住向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冰瑩說：『祝勝利！』

他們或者不大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就叫着：「弟兄們，我們全線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份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鬭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夠，婉謝了，回到租界，只囉唆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飯店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得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并立！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炮彈。

▼打過來的一百多枚炮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陣地巡禮

冰 瑩作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九月三十號，下午一點鐘底時候，××參議帶領了我們一行四個人，來到了××師的師部，×軍的×軍長正坐在電話機面前，見到我們，就微笑着說：『你們到底來了！』

經過軍長的介紹後，我和佩蘭坐到用兩張方桌拼成的長桌上方去，儼然像當主席似的，那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起初談了些關於前方戰事的消息，後來大家談話的方向，轉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們真勇敢，居然也跑到最前線來了！』

×師長說着，他們都笑了。我正想說話，却被軍長搶去了機會。

『她是到火線上來，尋找文章材料的。』

『好極了，好極了！這裏有一段好材料，讓我告訴你，希望你宣傳一下。』

×師長一手抓住了那個擺在桌上還沒有被我發現的砲彈給我看，並且首先告訴我，這是砲彈的「信管」還沒有爆炸。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砲彈。」他開始敘述「信管」的故事，「他們因為不願轟炸自己本國的弟兄，所以把砲彈帽的螺絲，沒有扭緊，因此打過來的一百多枚砲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呵，有這樣的事是真的嗎？」

我聽了一面高興，一面還帶着幾分懷疑。

「當然是真的！這個「信管」就在我們師部的門口拾的，如果炸了，我們不都完了嗎？」

正在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時，×師長又接下去說：

「唉！東北四省的同胞真可憐，他們因為被××帝國主義者壓迫來當砲灰打中國，其實，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熱心愛國的，因為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打砲彈而使牠不炸的方法來敷衍××人。誰知這祕密立刻被發覺了，這兩天槍斃了大批的東北人。此後，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兵監視打砲彈，所以今天打過來的都爆炸了。」

「還有一次，是在夜間放步哨的時候兩方面的哨兵開始談話了，『喂，弟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槍朝天放，你們爲什麼真的向我們打來？』東北人這樣說。『我們怎麼知道敵人裏面還有自己的弟兄？你們爲什麼不反過來，調轉槍頭向××鬼放？』我們的士兵剛說到這裏，東北人忙說：『快不要說了，弟兄！班長來了，班長來了！』那種慌張恐懼的聲調，真正可憐到極點了。等到班長一走，他們又繼續著談，東北人說：『我們何嘗不願意調轉槍頭打××人呢，只是被他們監視，被他們強迫沒有辦法；我們如果不開槍，他們就在後頭打我們。』『唉！弟兄，你們未免太不行了！』我們的士兵回答他，『幾個難道還打不死他一個嗎？你們有很多人，早就應該打死他們反正過來，要知道××鬼最怕死，老是躲在後面，驅使你們來打先鋒。你們橫直是死，與其被我們當做敵人打死，不如因愛國而被××人槍斃的來得光榮，偉大！』剛說到這裏，東北兵又匆忙地說：『呵！快不要說了，巡查又來了！』由這些事實證明，可知東北人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只有少數漢奸甘願被他利用。他們現在都知道××帝國主義者是世界上最兇暴最殘忍的強盜，人類中的劊子手，所以都願意投誠，而我們對於××的俘虜都這樣優待，對於東北人，自然更要歡迎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共同抗×！」

×師長一口氣說到這裏，大人都覺得特別興奮起來，誰說東北人不愛國！他們在敵人的監視，敵

人的高壓之下，居然敢違抗命令不轟炸我們，居然敢反正。他們是愛國的，勇敢的！我們不但要同情他，敬愛他，欽佩他，而且更希望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英勇抗×的弟兄，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打回老家去，收回中國所有的失地！

我又拿起「信管」來，細細地看了一番，這一顆能夠打三千六百米遠的砲彈，上面刻有「東」「昭」「加修」等字，很重，我想至少有一磅多。

「感謝我們的同胞，否則，這一百多顆砲彈，不知要炸毀我們多少房屋，炸死我們多少戰士！我說著，高興得幾乎要大叫起來。

在斜風細雨，砲聲隆隆中，我們辭別了主人，披上偽裝，向××地×師進發。

一九三七，一，上午三時於××陣地。

▼漢奸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誰都不相信他會當漢奸。

▼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決不是殺戮可以解決的。

審漢奸

胡蘭畦作

那天，我到軍部祕書處去參加審訊漢奸的工作。同時，軍部參謀處有兩個參謀也在那兒：一個是瘦長而活躍的王科長，一個是高大而沉靜的尹參謀，他們都很熱心地參加這次的審訊。

漢奸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一隻手被細着，赤着腳，生了滿頭的癩瘡，說話時口齒很不清白，聲音好像初學說話的雀鳥，吱吱喳喳地，誰都不相信他會當漢奸。

「儂叫啥格名字呀？」祕書長操着「洋涇浜式」的上海話問他。

「魏毛。」

「啥格地方的人呀？」祕書長的洋涇浜聲音拖得很長。

「××北門外。」

「說大聲一點！」祕書長聽不清他的話，高聲一叫，髮髻是對他示威一樣。可是這個小孩似乎萬

事都滿不在乎的樣子，拿眼睛望了望祕書長他又說了一聲，「北門外囉。」

「價格家裏有些啥人哪？」

「沒人哪，有個阿婆。」

蒼蠅約好了伙伴，把隊伍開來屯紮在他的癩頭上了；還有一個買辦，飛到他腳背的瘡疤上去採辦糧食。他還是表示了一個不要緊的樣子，把脚朝上一蹺，一彎腰就用嘴對着脚背吹一口氣，蒼蠅吹走了，然後就用未摺着的手指去細細搔那個瘡疤。

「你給東洋人做了啥格事情呀？」祕書長問他。

「沒做啥格事體啊。」他用肩頭聳上去抵抗頭上蒼蠅，把腦袋搖了幾搖。

「這個樣子，作什麼漢奸！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個呆子！」高大的尹參謀這樣說。

「說呀，東洋人叫你做些啥事體呀？說了，我們就送儂回到儂個阿婆家去。」祕書長笑對他說。他看了祕書長一眼，臉上也泛出了笑容，他好像已經想到了他的阿婆了，「東洋人沒有啊，」他又蹺起脚，用手去搔他的脚背上的瘡疤。

「喂，不要搔，說阿！」

「楊阿二叫我到羅店去買褲子。」

「到羅店去？」王科長也帶笑地說：「有點味道」

「還做什麼？」

「到行上去數炮。」他的話始終是這樣簡單。

「數什麼炮？」大家都帶了驚異的樣子。

「數大炮呵。」他的眼睛望着空中正飛着的蒼蠅，又用嘴去吹牠。

「數了幾多？」祕書長問他。

「十六隻。」

「媽的，真是十六隻，這個傢伙。」王科長說，「炮在什麼地方朝什麼方向？」

「在壕溝裏，朝北啊。」

「對呀，這個王八蛋！」王科長有些生氣了，他馬上拿起軍用電話來，就接到參謀處去問：「喂！我們炮兵陣地的炮是幾門呀？」

「十六門。」

「喂，朝那個方向呀？」

「朝北呵。」

「媽的，真給他數清了。」王科長真是生氣了，「真是朝北呀！」同時大家都吃驚。

「楊阿二」現在在啥地方？你得了他幾多錢？秘書長也觸火了，連他的洋涇浜上海話都來不及說，很生氣很快地吼出他的岳州七。

「楊阿二」不見了哪。」

「到啥地方去呢？」

「不曉得。」

「你得了他幾多錢？」

「一填錢。」

「該死的東西！」有人說，「這還有何話說！」

「這樣的漢奸，真是可憐！」尹參謀說：「我始終不同意拿這樣的人去殺掉。」他表示出非常可惜的樣子，而且他的意思已經歸結到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決不是消極的殺戮可以解決的。

夜過馬頭鎮

長江作

大江南岸的前線——

照目前戰況，日軍在江南是急於攻江西省西北的瑞昌縣。瑞昌北××里爲馬頭鎮。馬頭鎮與武穴挾長江而立，爲九江以上有防守便利的地方。日軍在港口登陸之後，其目標恐先在馬頭鎮。

七月二十七日，我們會從××乘木船經武穴到馬頭，當晚徒步至瑞昌。

「山那面，就是江西。」當我們小小的木艇從碧綠的××上，向揚子江航進時，船夫這樣告訴我們。

這裏所謂「江西」，當然首先是瑞昌境了。陽新到瑞昌本來有「公路樣」的公路，夏季漲水，公路不很靈了。一般交通，都是坐船到馬頭，然後至瑞昌。富河入江口，曰富池口，陽新富池口間六十里水程上，我們會遇到四次日機，第一次是我們兩架重轟炸機由東向西飛，一架日人驅逐機從後面追來，在陽新西面天空，彼此接觸，幾開槍打了一陣。

第四次是在富池口附近，風浪大作，同時日水上機十架左右，不成隊形的轟炸田家鎮富池口——

帶我們的××砲和日機彼此一來一往的打了幾十個回合。我們破舊的木船，只好躲在山下，儘量減少船上目標，作消極防空的努力。

九江失守的消息，我們在陽新已大致知道了一些。九江以上，就是武穴。我們出了富池口，一方面說是更接近了我們的目的地馬頭和瑞昌，一方面說富池口到馬頭這一段江行，是比較無保護地帶。船剛到江心，船夫船婦們驚呼起來，原來我們已駛近急流地方。這時，一位少年船婦，跑在船頭上，依傍着她的丈夫，捧手默念「南無阿彌陀佛」，面色青白，閉目不敢視江中。船上人聲鼎沸，各人皆本於保護其生命之本能的動機，而發其認為最妥當的主張。彼呼此叱，舵工亦不知何從，而船已迫入急流中矣！

「不准亂嚷！我們完全聽舵工的指揮！那一個再亂叫，我就開槍打！」

帶有武裝的朋友，這樣堅決的發言後，船上恢復了平靜，大家只全付精神注意舵工。他如意地駕船曲折進行，我們這時才靠近北岸，順水而下，心情稍寧，武穴已在望了。

本打算在武穴吃晚飯，因為據說馬頭鎮沒有什麼東西吃。在武穴登陸之後，始知日機已數炸武穴，今天還大炸了一次，繁華的市鎮，今又成敗瓦頽垣，人烟稠密之街道，已十九遷空，我們理想的豐盛

的晚餐，和舒適的旅館，在殘酷的現實之下，無情的幻滅了！

武穴尚且如此，此後情況當不會有進步，然而勢已至此，當不能再作平常旅行想。同行友人皆主即時過江至馬頭，天傍晚，恐觸江中水雷，船夫不肯去，強之行，時暮色蒼茫，江水浩蕩，旅人心情，正如投向不可知之深淵也。

舟橫江及半，對岸機槍聲突作，係向舟中示威。帶路警察，畏縮避船中，同伴出，問答，雖遠不能分辨語，然察其意，似以對岸正作防禦工事，不准民船靠近。乃轉向下游，繞靠岸邊，而天已昏黑。

登岸馬頭。自此入江西境，岸上有自九江瑞昌下來之傷兵，皆待船赴上游者。據云九江已退，瑞昌被炸甚烈，城中焚燒至慘，城中已無居民。瑞昌九江間情況不明！

馬頭鎮係中等市鎮，有二百左右商店，我們從北到南走了一個通街，除有幾個軍人外，什麼也沒有。商店略開着門，但是貨物和店主夥計已經看不見了。「晚餐」和「旅館」的想法，根本又是多餘。我們原來想在馬頭找着某師後方辦事處，鐵的事實擺在我們前面，這裏只有這樣一個前途，吃的東西沒有，住就是無人管理的民房，如果要到瑞昌，交通上唯一的辦法是徒步！

雖然李洛日先生在幾位××軍人那裏弄來點稀飯吃，勉強解決了當時緊急的吃的問題。但是

自此以後不但所有問題不能解決且天明後的空襲是顯然不可避免的麻煩。

馬頭鎮是我們當時重大的轉動點！

乘原船回去，我們主張無特殊任務者走這條路。我們新聞工作者，不能這樣。我們應當即刻堅決的前進，找着部隊，弄清情況，而且迅速突過了紛亂的危險線，首先應當達到瑞昌。到了那裏，然後可以把握到進退自如的地位。

我們大家分手了，向前進的即晚徒步動身。謝謝顧廷鵬兄的草鞋，由一名僅存的住民暫爲我們挑行李，至離鎮五里的區長家。這位區長是馬頭鎮一帶最高的行政官吏，他本來有幾分紳士素養，似乎對於戰爭感到過分恐懼，談不上動員不動員；他不但說明他移至家中「辦公」，是爲了避飛機，而且更說出也許我們見面的明天，他還要搬至更遠的山林中，以策安全！大概他感到他的附近已住了軍隊，恐怕招來飛機，但是他沒有想到，我們大批爲民族生存而轉戰萬里的將士們，如果地方行政人員都跑了，有什麼人來幫助他們呢？

區長爲我們撥了兩個伙子，連夜奔瑞昌。我們希望在天未明前趕到瑞昌。我們從許多軍人口中，判明瑞昌情況，堅決前進，是最安全的處置。

兩個伙子的表現有幾分奇異，說話會立正，滿口有軍語，原來都是舊紅軍的人物！一個癩皮頭幹過紅七軍團五年，福建人民政府之役，他還是通使的前哨。一個長個子幹了兩年，經驗比較差些，左腳受了傷，現在走路還不很靈便。

夜間寂寞而且有些恐懼，兩位老紅軍於是大談其游擊戰的經歷，逢山說山，逢水說水。他們是贛北德興縣人，方志敏的事，他們知道很多。他們被保長騙出來做伙子，一做就不得回去，各處剋扣伙食，弄得總是不能吃飽。不過，談到打仗，他們津津有味，頭頭是道。江西農民很多受過紅軍訓練，政府如能善為利用，當收極大效力。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長沙）

▼託身胡燕，難言短夢。

▼此意輕靈，筆端可憐。

由日本回來了

郭沫若作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禮拜，最後出走的日期到了。自華北事變發生以來，苦慮了十幾天，最後出走的時期終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時半起床，將寢衣換上了一件和服，踱進了自己的書齋，爲妻及四兒一女寫好留白，決心趁他們尚在熟睡中離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那及大的兩個兒子，雖然知道我已有意，但並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們，使風聲伸張了出去，同時也不忍心看見他們知道了後的悲哀。我是把心腸硬着了。

留白寫好了，連最小的六歲的鴻兒，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書字母）替他寫了一紙，我希望他無病息災地成長起去。

由日本回來了

留白寫好了。我又踱過寢室，見安那已醒，開了電燈在枕上看書。自然是因我的起床把她驚動了的。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了眼淚。

揭開蚊帳，在安那額上親了一吻，作為訣別之禮。她自然不會知道我的用意，眼沒有離開書卷。

吻後攝木屐下庭園，花木都靜靜地立在清晨的有涼意的空氣中，尚在安睡。

梔子開着潔白的花，漾着濃重的有甜味的香。

兒們所掘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子午蓮葉間游出了。

我向金魚訣了別，向梔子花訣了別，向盛開着各色的大蓮花（*Dalia*）訣了別，向園中一切景物訣了別，心裏默禱着妻兒們的和一切的平安，從籠柵缺口處向田隴上走出。正門開在屋後，我避開了正門，家前的籬欄外乃一片的田疇也。稻禾長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壁圓的月離地平線已不甚高，迎頭望着我。今天怕是舊曆六月十六日吧。

田隴上的草頭宿露，濕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兒們所睡着的家。

燈光仍從開着的窗戶露出，安那定然是仍在看書。眼淚總是忍耐不住的湧。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的一步了。

我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我除走這條絕路之外，實在無法忍耐了。

自事變發生以來，憲兵，刑士，正服警察，時時走來監視，作些無聊的說話。這些都已司空見慣，倒也沒有什麼。但國族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閑地專顧着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我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兒們爲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煩的吧。這是使我數日來最懸念的事件。

昨晚，安那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戒告過我。她說：『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啊，你這話是使我下定了最後決心的。

你，苦難的聖母！

沿途的人家都還是關閉着的，街路上的電燈都還朦朧着做着夢的眼睛。路上只遇着了些配報的人。配報者有的投我以頗含驚異的一瞥。

電車還沒開駛。走了兩個車站，看見在站口上已有二三人等在等車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著。兒們醒來，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樣的驚愕。

頂小的可愛的鴻兒，這是我心上的一把劍。兒，望你容恕你的父親。我是懷抱着萬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

電車開來了，決絕地踏上了車去。

五點半鐘的光景到了東京，又改乘汽車趕赴橫濱友人家。在那兒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襪來改了裝。九點半鐘的時候，友人叫我到車站，同乘「燕號」特別快車，趕赴神戶。

這位朋友，我現在還不好寫出他的姓名，車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辦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沿途都還在出兵，露岡驛有兵車一駕停着，正待出發。月台上有許多男女，手拿着太陽旗在送行。其中有許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學校學生和許多中小學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幟表示歡送。有標語橫張着，大書「歡送皇軍出征」者。

「燕號」車中也有不少軍人。我們坐的二等，在我旁邊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裏拿着一捲

油印的軍事計畫書，時而展開。我偶然瞥見到有「第一作戰計畫」、「第二作戰計畫」等字樣。

太陽正當道，車中酷熱。田裏的農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車一過身，路線旁拿着小旗的兒童們有歡呼「萬歲」者。

下午五時半到達神戶，坐汽車直達碼頭，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Empress of Japan”的 A Deck——平生第一次坐頭等艙，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兒女，此時自己墮入地獄吧？假使在這樣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兒們同路，豈不是也使他們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辭先走了。

船是九點鐘開的，自己因為含悲茹痛，便蜷居在艙中，從隙着的圓窗孔望出，看着在碼頭上送行的人們。也有些人在投紙捲，五色的紙纓在碼頭與船間的空中，形成着玲瓏的纓絡。

鏘琅啞，鏘琅啞，鏘琅啞……

船終竟離岸了。

五彩的紙纓絡，陸續地，斷了，斷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紙纓集成一團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牠投上船來然而在中途墜落了——

落在了下面的浮樺上。

向住了十年的島國作了最後的訣別，但有六條眼不能見的紙縷，永遠和我連繫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晴快，海上風平浪靜。

一個人坐在艙中寫了好幾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對於日本市川市的憲兵分隊長和警察署長，也各寫了一封，道謝他們十來的保護的懇勸，並懇求對於我所留下的家室加以庇蔭。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艙裏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裏到我寓裏來辭過行的。我們雖然將要同船，但我那時沒有告訴他。

這聽差的把他叫了來，C君吃了一驚。

——先生，你一個人嗎？

——是的，我一個人。

以後，好一會彼此都沒有話說，連C君都有點淚濺濺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天，寫給橫濱友人的那首詩。那是寫在明信片上寫給他的，用的不免是隱語。他的來片也是隱語，說青年會有西式房間十八，二十，二十四等號，設備均甚周全。青年會者神戶也，西式房間者外國船也，號數者，開船的日期也。日本報雖然天天傳着緊張的消息，但要和妻兒們生離，實在有點難忍。因此，我便選定了二十四的那最後的一隻，實則二十四乃是橫濱出帆的日期也。

廿四傳花信，有鳥志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幹旋。

託身期素俗，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鷂，羣雛劇可憐。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預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由日本回來了

這是用的魯迅的韻。魯迅有一首詩我最喜歡，原文是——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回刀叢斃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第七句記得有點模糊，恐怕稍微有點錯字。

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寫的時候，自己確有一片真誠，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

細細考慮起來，真的登了岸後，這詩恐怕是做不出來的。民四、五七回國時的幻滅感，在興奮稍稍鎮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樣，又在腦際飄蕩起來。那時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頓書，我倉忙地回國，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凱已屈服矣。

一支愛用了十幾年的 Parker 自來水筆，倒的確和着家室一同被拋在日本了。但是，總呢？如有地方可以請來，該不會是以備吊頸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倩在那兒經商。到了上海後，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來不曾見過面的骨肉。

離開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喪，兄逝不曾臨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飛機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災，也是該得去踏訪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吃菸，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但要鍛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鬥者的體魄，受戒僧的清規。

我在心中高呼千萬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爲鑒證：金石可泐，此志難渝。自己是很清明的，並沒有發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語日語。彼約余投環作 *tonnis* 戲，應之。戲可一小時，流得一身大汗，海風吹蕩，甚感快慰。海水碧青，平鋪直坦，略有漣漪。

阿富汗人連連說：『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由日本回來了

但怎樣上船呢？」我問他。

他把頭偏了幾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據說該教中人反對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隨身穿著的一條短褲，已被汗漬，自行漿洗了一次，在電扇上吹乾之。

這短褲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那替我手製的，我將要永遠保重，以爲紀念。

傍晚，C君邀了幾位朋友來談話。見我衣不合身，爭解裝相贈，但不是過肥，便是過瘦，不是過短，便是過長，據這樣看來，似乎自己最合乎「中行」了。我這樣說出了，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聽差的，幾乎全部都是廣東人，他們發起了一個「慈善會」正在募捐。所謂「慈善」者，乃對於抗敵戰士之慰勞也。因爲是在外國人的船下，不好那麼明目張膽地使用救亡抗敵的那種名目。

執事的人到了我房裏來，有一位男裝的廣東女士，普通話說得滿好。

她說，他們要捐錢去慰勞華北的抗敵將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獻給政府，請替他們送到前方去。

她說，船上的中國同胞都很關心，很想知道一些詳細的情形，關於國際的和國內的，尤其關於日本的。十四日晚，他們要在三等艙中開一次大會，要請幾位從歐美回國的人和從日本回國的人講話，還有些餘興，要唱廣東戲。

聽了這些話，感覺着十分的愉快，他們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此五元者，實慈他人之善者也。我出家時，身上只帶了五毛錢的電車票，然而我現在的錢包裏已有五十塊大洋了。這都是那位橫濱朋友的慈善事業。

慈善會我沒出席，因我並沒用本名，三等艙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者，反感不便也。

二十七日

晨五時起牀。

昨夜十時半就寢，睡甚安穩。

吃早餐時，會普通話的廣東女士走來報告。

她說，昨晚的會成績很好，捐了四百塊錢的光景。有一位參加了英王加冕禮回來的人最先演說，

由日本回來了

據說，中國和英國已有商定，中國政府將以最小的犧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犧牲」那五個字上說得最用力。）上台時備受熱烈的鼓掌歡迎，下台時卻沒有人鼓掌。大約因為聽的多是廣東人，不懂普通話的原故吧。

這位女士短小精幹，而且說話也似乎頗懂「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詩——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當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飯時，廣東女士又來報告，說下午二點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顧慮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問了她：「船上的賣店有沒現成的可買？」

她說：「有是有的，但價錢很貴。他們用的美金，一條褲子買起來也要費你七八十塊中國錢，你何苦把錢給外國人賺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買合算多了。」

我感謝了她的忠告。她又問我：「中國究竟打不打？」

我說：「論理呢，早就是應該打的，不過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點失望的樣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並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問他回教人普通行禮的方法是怎樣。他把兩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說，就是這樣和中國的打拱差不多。

我請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給我聽。

他一面走着，毫不猶豫地便低唱了起來。人是那樣的魁梧，歌聲卻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語翻譯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蓋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 Chinese and Japanese.

— Oh, have you many, many?

—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a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s my wife.

— Oh, so. But I like Chinese girls more than Japanese.

— Why?

— Because Chinese girls are very, very fine.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談着，但他卻沒有想到我自己的心裏是含着悲戚的。

廣東女士又走來了，她說：「稅關要來檢查行李了，請你把行李收拾好，叫聽差的提到上甲板來。」我告訴她，我是什麼行李也沒有的。

她躊躇了一下，把手中捲着的一本便裝書展開來，原來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說，「請你替我簽個名？」

「你怎麼知道我呢？」

「我看見過你的相片，昨晚我們來捐錢，我早就認出你了，但我沒對別人說。」



叫 Young Patman，我曉得這裏一定是有緣故的。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過是瘦得多，你現在壯了。」

我自己沒帶筆，走進「紗籠」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題了兩句舊詩，便是那「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兩句。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想起了十幾年前，在上海城隍廟曾被一位看相的人開過玩笑，說我四十六歲交大運。此事是記在我的一篇雜文湖心亭裏面的。忽然憶及，頓覺奇驗。所謂「大運」者，蓋生死大運也。

海水呈着嫩黃的顏色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脫稿)

現代青年

應讀之新型讀物

本社輯印時代讀物若干種，專供一般青年隨意閱讀。選材方面，有譯文，有創作，體裁則專論，小說，小品，雜記，雜感，訪問錄，雜談，通訊等均有。可以當消遣文章讀，也可以當研究材料讀。選材新穎，趣味豐富。凡欲接讀最新穎之理論及記述者，皆可於此中求之。

先出三種

感慨過金陵

長江等作

在火綫上出入

郭沫若等作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次霄等作

▼每種定價一角八分

大文出版社印行

在火綫上出入

每冊一角八分（外埠加郵運費）

作者 郭沫若 田漢等

編輯者 辛之

印刷者 大文出版社

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

中華民國廿七年九月初版